

【拒绝流行】伪精致不是病



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年轻人,是一个永远被人看不惯的群体,被长辈看不惯,被媒体看不惯,被中年人看不惯,被营销号写手看不惯。这不,又被贴了个标签:伪精致。原来是“精致利己主义”,现在连精致都不配了,只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伪精致。鸡汤文是这么定义“伪精致”的:小家电,非名牌不用;赏樱花,非日本不“刷”;吃面包,非“全麦”不碰;连服装,非“设计款”不穿……人前调性人后凌乱,面子凌驾于票子之上,当下一些年轻人超越自身实际,过度追逐所谓“品质生活”掩盖下的预消费、高消费,无孔不入的“精致”透支钱包,掏空身心,侵蚀灵魂。

鸡汤文最常见的就是这种“滑坡谬误”,懒得论证,爱用大词吓人,一下子就从“透支钱包”奔向“掏空身心”和“侵蚀灵魂”了,也就想过个精致的生活,碍着灵魂什么事儿了?“灵魂”是个看不见的东东,多少装神弄鬼的人假汝之名去吓吓人。什么伪精致啊,也就是个为了流量生造出来的词,说白了,就是要面子,爱慕虚荣,炫耀性消费,超前消费,精致的朋友圈人设后面是一地鸡毛的生活。——这种人什么国家、什么社会、什么时代没有呢?



蓝博洲 台湾作家

【生活速写】寻找吕赫若

下雨天,一个台北友人来访。见过他的人都说他长得像被誉为“台湾第一才子”的父亲吕赫若(1914- )。起初,他不以为然。刚有记忆不久,既是小说家又是声乐家的父亲,就因为1947年2·28后投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洪流,在1949年败退来台的蒋政权展开肃清清洗时失踪了。从小,“红匪家庭”的烙印让他不曾感受过父爱,反而只有失业之苦与被整个社会歧视的成长沉忧。近几年,不分统独的文学界都和他说你父亲很有才华,很有理想,很有名,很值得尊敬。起初,长年积累的怨怼却让他脱口而出,那是他个人的功业,我们每个小孩得到的社会回报只是仇视与排斥。认识他,是因为带着他们六个兄弟到台北近郊原地下党基地的鹿窟山村,涉越野溪的湍流,拨砍四处缠绕的藤蔓,进入荒山的树林深处,找到据查是其父埋尸所在的现场,寻找当年因为蛇吻而长年杳无踪影的父亲遗骸。虽然沧海桑田,一无所获,后来也就经常往来了。尤其是多年前,举家僻居花东纵谷那所外役监狱对面的寒村时,出差到花蓮的他还专程抽空去探问被遗忘了的我们一家四口。为了续写搁笔许久的才子传记却苦于四处流浪而材料散佚难寻的需要,去年夏天的某个傍晚和他台北见了面。他把手边有关父亲的资料都转让我。就像当年父亲日记末期的日记被某学者独占时,他特别设法自费影印一本送我一样。我看了他给我的文档夹的内容说,没想到才子复活以后研究他的学术论文已经有一两百篇了,这样,我还有必要把已经写了二十几年近二十万字的《寻找吕赫若》写完吗?他没回应。而我想,路走到这里,只能当个过河卒子了。况且,我要写的恰恰是那些学者们刻意绕开的内容,就像台独派文学界奉为宗师的叶石涛所说:吕赫若日据时期的小说“借一个旧式农村地主家庭瓦解的过程,明白显示台湾的殖民地社会一定会崩溃,台湾人民一定会得到解放,回归祖国。”一片飘落的花儿,其实都饱含着历史的无情血泪。



黄继傑 香港学者、作家

【含英咀华】“江八堂”和“李唐诗”

端午节是诗人节,节日已过,诗仍在。李元洛的“诗文化散文”书写《怅望千秋——唐诗之旅》(编注版)出版至今13年间印了20多次,令我不胜羡慕。五月初江弱水来访,他两年前出版的《诗的八堂课》,又获奖又畅销,也令我非常艳羡——书中确有美“艳”之诗。

江弱水的八堂课中,第六堂的讲题为《情色》,因为内容“不宜在课堂上讲,难为情,所以这一讲我是写好文章发给同学们自己看的”。禁讲,因此引起本书读者先看的兴趣,看“禁书”啊!

他引述陶渊明的《闲情赋》,又引《圣经》的《所罗门之歌》、《西厢记》的“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的东方优雅之外,还有杀伐多个美女收集其体香“提炼出世界上最神妙的香水”



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昙花的话】珠光宝气的书包

根据报载,日本有一个名字唤作内藤广的工匠,于2008年开始制作一系列造型奇特而价值不菲的书包,制作原料包括了黄金、白金、银、乌类羽毛,甚至蜘蛛网,可说是无奇不有。这些书包,最便宜者,要价1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6235元);昂贵者呢,上达1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62万3920元),令人咋舌。

内藤广表示,在求学时代,莘莘学子必须穿统一的校服去上课,个人的品位因此而隐没不见了;他认为孩子是披着梦想的彩衣走进学堂的,因此,必须让他们背着彰显尖端潮流的书包去上学,让他们感到开心才行。

嘿嘿,真是本末倒置的谬见啊!每件东西的存在,都有它自己的位置和追求。首饰盒子,是翡翠珍珠的住宅。瓦瓮,是酸菜和腐乳的居所。创鞘,是长剑的藏身之处。书包呢,是书籍容身的地方。首饰盒子不能有麝集的包袱、瓦瓮不能有腾腾的杀气、创鞘不能有氤氲的书香、书包也不能有闪烁的珠光宝气。各得其所,各适所长。

现在,让书籍住进了错误的地方,乱了套,莘莘学子当然也乱了心。引起他人钦羡的,是外在的书包,心智不够成熟的学子,会误以书包里面的东西是不重要的。

家长买这样一个标新立异而又无比奢华的书包给孩子,除了满足自己自我炫耀的虚荣心之外,对孩子的心理其实是一种无形的损害。高人一等的炫耀心态一旦形成,将会成为他一生错误的追求——只要“金玉其外”便行了,“败絮其中”又何妨!当然,最糟的一种情况是,在别人肤浅而又盲目的赞美下,他还以为自己内内外外都是澄澄发亮的金子,考验一来,他才愕然发现:哎呀,大大的脑袋里原来是空无一物的。

的西方极恐怖故事。他说希希金有70行诗是“恋足狂想曲”,说莎士比亚“从姓到名,全部跟性有关”,难怪莎翁的诗里有“许多咸湿的双关语”。当然,他分辨:“色情只诉诸本能,而情色却上升到了艺术。我们可以把情色界定为一种感性,一种性感的感性。”

江弱水这本书,视野阔,文字活,写评论如搞创作,读来如读美文。“性感的感性”说颇新奇,第一堂课则创作了两个人物:赌徒和棋手。主灵感的诗人,写诗是“博”;主技艺的诗人,写诗是“弈”。

江弱水告诉我,《诗的八堂课》所获奖项多到他算不清,两年多印行了20余万册。晚饭时谈诗说艺,有鱼有虾,当然还有酒。我举杯祝贺,微醺中,古人“贺梅子”、“新鱼虾”这些因诗而得的雅号涌现;我说,就称你为“江八堂”!八,当然有“发”的意思。那李元洛呢,就送他“李唐诗”这项高冠好了。

【横眉热对】伟大的风格?

王肇民水彩画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用的是我的导师迟柯先生评论王老作品的文章题目:“伟大的风格”。本人有幸,读广美油画系时,受过王老一年的素描教育,留下深刻印象。当年曾和王老谈起法国塞尚,发现他并不乐意讨论,只是说:塞尚也有画得不好的时候,我张张是好画。

的确,王老的作品构图严谨,色调沉着,笔法森严,表达得体。他说,绘画如信仰,不能靠才气;靠才气偶尔画一张好画,我张张是好画。这说法和上述所说有点类似,是王老在课堂随意说的,我则当场记了下来,生动而直接,不像《画语录》,写得周到,反而失却了某种生机。

“伟大”算是极高的评价,可能认为王老的作品自有一种雄强。迟柯老师私下曾对我说,写美术评论,吹捧得不肉麻,就算是好了。意思是说,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表扬得不过分就算有水平了。这话我记到现在,时时提醒自己,小心掉进吹捧的泥潭。曾经,迟柯严厉批评过王老“形是一切”的观点,以为是形式主义的滥觞,忽视内容的存在。王老认真撰文批驳,毫不客气。平心静气看双方观点,王老显然是对的。迟柯受当年影响甚深,甚至是那一年代艺术舆论的操刀人之一,不得不那样去说,可以理解。我怀疑他用“伟大”定义王老作品,有点摆平的意思在,为曾经的批评表明一个态度,接受王老的意见。

说实话,王老作品在风格上并不“伟大”,因为他只画静物、花卉、人



胡穆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别处生活】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

经济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银行、工厂、监管市场的法律法规、分配制度、发电机,等等,这些都与经济有关,是形成“经济”这一概念的众多要素。看似这些要素是不平等的,但按照布莱恩·阿瑟给技术所下的定义,技术是一种目的性系统,那么以上这些要素都可以视为技术。也就是说,无论经济多么复杂,它都是由技术的相互作用所导致的。

然而,如果要分析这个作用是如何发生的,我们需要注意的,它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相加,而类似于化学意义上的反应,阿瑟将此称为:“经济是技术的一种表达。”就像是勃朗宁说的那句话:“从三个音阶中所构造出的,不是第四个音阶,而是星辰。”经济就是那个星辰,至于音阶怎么就导致了星辰,这不是因果关系的逻辑,而是混沌的。

既然经济是技术的表达,那么一旦有一种新的技术进入经济,整个经济体就必须做相应的调整,这一调整更新了原有的经济,使经济不断变化、不断发展。举个例子



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不知不觉】一个红色家庭的显微缩影

有一句话时下很流行,“现实比小说更精彩”。但这句话又被评议为“正确的废话”,甚至变成了一个哲学问题。我想这句话至少透露一种信息:对作家无效写作及失去部分影响力的焦虑。

这些年被广泛标注和使用的“非虚构”标签,它定义的内涵和外延,学界尚有诸多不同探讨的声音,但它的盛行却体现了一种内在的渴望:真实,不被蒙蔽,现场感。就如非虚构写作标志性的作品——美国作家卡波特花了6年时间创作的《冷血》,他采访记录了6000多页的笔记,以全新的手法再现了堪萨斯州一宗轰动全美的灭门凶杀案,连载于1965年的《纽约客》。

越来越多的作家尝试写作“非虚构”,在《收获》刊发的非虚构作品中,可以看到鲜明的文体特征:第一人称叙事,作者的身影无处不在,强调叙事的“现场感”和写作的“真实性”,但未必推崇主旨的宏大性。就如学者洪治纲认为,“非虚构写作”的最大魅力,是当代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度介入。这种介入,是积极

主动的,是微观化的,是现场直击式的。”

上海作家薛海翔的非虚构作品《长河逐日》刊载于《收获》长篇复卷上,是作家从半个世纪后上海衡山路上自己的寓所,“凝望”1949年5月随军进入上海的父亲的身影开始的。作家展开遍及海内外的家族寻根之行,在每一个历史节点上停留、长思,记录了从当下回溯岁月的足迹,打捞出一代代人的家国情怀与跌宕生涯。

薛海翔的父母都是老革命,父亲是马来西亚华人,1937年元旦,刚满16岁的父亲被马来共產黨发展秘密工作者,某次被捕,在法庭上,他得知一向感情深厚的母亲其实是养母,是从橡胶园割胶工那里把他买来的……父亲20岁回到中国参加抗日,戎马半生;而母亲家族则有谱系详尽的家谱,母亲还是一个乡村少女时,便离开苏北家乡追随“扩红”队伍,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优秀的医护人员……

这是薛海翔写给自己的生命前传,也是一个中国红色家庭的显微缩影。

微诗

□吕明

微时代的新文学潮流

在手机微信的驱动下,现代社会生活日趋快捷、方便、多元和碎片化。一种在微信朋友圈发表的四行以内微诗,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传播,成为“微时代”文学的新潮流。广东诗人熊国华,可以说是微诗的领军人物。2014年腾讯开辟微信群功能不久,熊国华、田忠辉即在广州发起成立了“国际华文微诗群”,人数一度达到500人,日产原创微诗200多首,被誉为“当下最火爆的国际性微诗群”。他们倡导的四行微诗,被专家誉为“微诗体”和“现代绝句”。

继主编《国际华文微诗选粹》(2015卷、2017卷)之后,熊国华2019年又主编了《国际华文微诗精品丛书》20部。最新出版的《熊国华微诗选》中英对照)即是其中一本。从形式来说,其中有一行微诗(如《同病相怜》:“一个影子对着光杆苦笑”);二行微诗(如《风的秘密》:“在心动与手动之间/横横着一部厚厚的《礼记》”);三行微诗(如《世界之窗》:“把世界浓缩成窗口/把窗口天天握在手中/透过窗口探世界”),但更多的是被认为标配的四行微诗。

熊国华在《旋转的世界》自序中说:“只有触及灵魂的艺术,才有感人的力量。”精神的思辨,在他的诗中隐隐成为第一性的东西。读熊国华的微诗仿佛在读纪伯伦的散文诗和泰戈尔的小诗,处处释放着思辨和哲理的芬芳。不过,细细品味,更可触到如杜甫、李绅般传承数千年的诗歌里叙事伤世

的沉重。《思想者》犹如诗人的自我写照——“半跪慈悲苍生,半跪苦难众生/用手撑起唯一高贵的头颅”。他密切关注苦难众生和人类生存环境,在《消费时代》里用一种十分“堵”的堆叠发出了关于生存环境沉痛到绝望的喟叹与警告:“消费路易十三,恍惚像个皇帝/消费伟哥,骨髓开始空虚/消费核泄漏,后代变成怪胎/消费地球,死无葬身之地”。诗人如预言家,能警醒在广告和金钱中日益膨胀的人们吗?在《叙利天空袭受伤男童》里,“鲜血不是用来化妆/你如一片秋叶落在救护车/太多的惊恐让你不会流泪/15岁的眼神有了百年沧桑”,透出悲天悯人的大情怀。

熊国华十分关注当下社会生活,尤其关注弱势群体。农民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现实问题横梗在诗人心。他没有美化和粉饰现实,他看到农民“脱贫的欲望像塞车一样拥挤”,可是,他们如“被城市污染的鱼群,无法回到原乡”(《农民工》)。熊国华诗里的“原乡”不光是因为许多打工的农民流落在城市里而导致乡村的衰败,更多的是精神的“原乡”也失落了。在“野渡无人。何处空巢老人”的观照思考中,诗人发出“野渡哦!河水是我忧伤的倒影”(《野渡》)的感叹。《留守儿童》选择了最巧妙动人的表现点:“妈妈从广州寄来的月饼/今夜,只能跟小黑狗一起分享/亲情被金钱划开的伤口/盼望天上的嫦娥,施法抚平”。这让我想起彭燕郊的《读信》,也是用

月亮说事,“大滴大滴的眼泪模糊了月亮”,这是彭燕郊在读到60年代中久违的朋友来信时,在心中祈愿“再也不要让眼泪模糊了月亮”。虽然两首诗的情感浓度不同,但是悲悯情怀是一样的,犹如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炭翁》一样催人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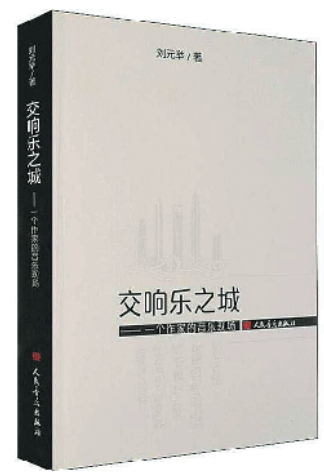
熊国华在《新时代的微诗》中提出:“世界上最有生命力和杀伤力的生物,不是恐龙而是微生物。”他认为:微诗不微,主要在于高度的“浓缩性”。我们品味他的微诗,发现他通过精炼的文字把思想、意象、情感淬炼成油,创作出更纯粹、更精美的诗句,阅读引爆孙中山唤醒民众对封建王朝的反抗。

在《中秋的思念》里,熊国华大胆地作出了用4行微诗贯通古今诗学的尝试。首句“春蚕。蜡炬。飞红。丝雨”,有如中国远古歌谣《弹歌》中的“断竹,续竹;飞土,逐肉”,直接短促,并列排比,跳跃性强;第二句“衣带渐宽,人比黄花”化用词,是元曲的套路;后两句“春分盼望着中秋的月饼/人海中永远删不掉的桃花”,是现代诗的延伸。由此可见,微诗的表现手法是灵活多样的,可以承接与活用古今中外各种诗学传统。熊国华对微诗的探索,无疑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

聆听

用文字唤醒音乐中的神性

□廖令鹏



音乐,特别是交响乐,是唤醒心中神性的奇崛力量。在作家刘元举看来,音乐是神性之源。他在新著《交响乐之城——一个作家的音乐现场》中,叙述了大量音乐现场的交融激荡以及数十位音乐大师面对面的交流,展现了音乐与文学如何交融同臻极致之境、音乐大师如何激发神性、音乐家如何锻炼台前幕后那些魔鬼般的细节。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刘元举就已经蜚声于全国文坛,他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均有获奖作品。1997年他开启写乐即,是国内最早涉足钢琴领域的作家,被音乐界称为“钢琴写作第一人”。2012年他受聘为深圳交响乐团的驻团艺术家,开启了交响乐、文学、钢琴、建筑、摄影、评论的跨界之旅。2004年以来,他不断参加各种音乐会,仅深圳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出,就听了两三百场,在深圳、广州、北京、上海、成都、哈尔滨以及国际各个城市的音乐会中, he有幸结识了百余位世界顶尖级的音乐大师,还有许多冉冉升起

乐之声。音乐常常在他的生活周围萦绕,因为他就住在深圳交响乐团,在每天出入的电梯里,都会不经意间碰到资深的音乐人或演奏家,他就在他们中间驻足,随时随地与之交流。这种独特的音乐旅程,让刘元举在丰富的文学世界之外,为感受音乐神性的真谛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音乐,特别是经典音乐,具有神秘的启发性,音乐现场更是广袤深邃的艺术体验和心灵盛宴,那种现场的、瞬间的、真实的音乐对视、耳、鼻、身、意的冲击与激荡,是任何音响设备都无法比拟的。刘元举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将文学融进了音乐,使音乐和文学相互交融和激荡。

刘元举擅长用中国古典文学中“笔记体”的手法去写音乐现场。比如有的时候他会先用寥寥几笔描写自然地理环境,营造一种氛围,同时非常注重把城市的气质与音乐会主题和现场有机结合起来。他常常敏锐地捕捉音乐家的演奏风格、现场的动作和表情等,与音乐家的人生阅历、交游和性格气质以及鲜为人知的掌故等融为一体,交相辉映;也善于用讲故事的方法讲述音乐家的传奇经历,许多内容都可以当作小说来读,生动有趣,感人肺腑,不仅有助于理解交响乐,也有助于理解音乐家的独特风格,甚至很容易激发我们头脑中的艺术火花,开启丰富的交响乐之旅。

该书最大的特色就是书写了一大批音乐大师形象,展现了真正艺术家共同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被英国伦敦CD评论杂志称为20世纪真正伟大的钢琴家安东·布兰尼、充满传奇色彩的钢琴家殷承宗、国际著名指挥家爱华德、被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称为“东方最有希望的钢琴家”王健、获得过“俄罗斯人民音乐家”称号的齐格蒙特·阿利哈诺夫、拉丁大英雄乔治·普列茨、少年成名的韩国钢琴家白建宇、美国的音乐另类大师·杜巴、我国著名钢琴艺术家傅聪、培养了众多世界冠军的钢琴教育家但昭义、钢琴家刘诗昆、郎朗……

描写安东·布兰尼演奏时,“把头最大限度贴近键盘,那份专注神情,就像在精心挑选珠宝”。《乞力马扎罗雪峰的豹子》殷承宗钢琴独奏音乐会感言》恐怕是关于殷承宗的音乐评论中最为耀眼的篇章,刘元举将他的音乐比喻为“乞力马扎罗雪峰的豹子,让人感受到纯净而圣洁,高贵而峻峭。听他的演奏,不仅能听出他那颗备受摧残的心灵,还能感受到他是怎样达到宽容、宽厚而又宽阔的“钢琴诗人”的境界。刘元举也从傅聪那里汲取了许多营养,不仅多次现场聆听傅聪对莫扎特的演绎,而且在2005年平安夜与傅聪促膝而坐,谈艺论道。第三届上海国际钢琴大师班上,坐在第四排的刘元举观察傅聪的演奏,“手指在节拍状的手套中倔强的闪动,犹如黑蝴蝶颤翼”,“面部表情瞬间苍老起来,随着节奏加快力度速度同时绽放,老人在这种热烈绽放中开始了紧张的驾驭,他竭尽全力在拼搏,在追赶”。这种带有现场温度的细节描写让人动容,也充分展现了一代钢琴大师的音乐魅力。

除了这些享誉世界的音乐大师,刘元举也见证了一大批年轻音乐家的茁壮成长,如林大叶、陈萨、张昊辰、沈文裕、左章、陈曦、袁佳鹏等。他们时而青春张扬,时而成熟稳重,时而专注,时而酷炫,他们如何在学习成长道路中摸爬滚打,走出国门成为世界瞩目的明星,如何在大师的身边耳濡目染,又如何完美演绎经典,这些都在刘元举的音乐现场中如珍珠般闪现。

写一批艺术家,其实也是在写自己,每一场音乐会的冲击与洗礼,都是艺术的朝圣。刘元举走上音乐这条道路,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了的,他心中的神性,也要由音乐来唤醒。他通过一位音乐创作或演奏的大师,但通过接触每一位音乐大师,听他们的音乐会,感受他们的风格,通过文学、音乐、建筑、摄影艺术的风光,洗滌内心,升华境界,唤醒神性,从而创造出美妙深邃的“生命交响”。

制图/黄江霆